读客 知识小说文库 014

一部由亲历者向您讲述的黑道故事

听说过 没见过

东北往事4

黑道风云20年

(1986年至今)

孔二狗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往事.4/孔二狗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7

ISBN 978-7-229-00578-8

Ⅰ.东… Ⅱ.孔…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3227号

东北往事.4

DONGBEIWANGSHI

孔二狗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特约编辑：苏俊祎　黄卫平　王唯径

封面设计：IP5 Band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18.25　　字数：300千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二十三章 **破茧** / 1

赵红兵、沈公子两个人终于破茧成蝶了，混到了快 40 岁终于成蝶了。所谓破茧成蝶肯定不是说这两人变成了蝴蝶扑棱扑棱飞起来，或者羽化成仙了，而是说这两个人终于成了主流社会乃至上流社会的一员，终于可以和一些达官显贵称兄道弟了。以前他们的名头虽然不小，但只是茧，不是蝶。

第二十四章 **天地** / 41

从省城回到当地以后，赵红兵马上就打出了他手中的第一张牌。赵红兵在打出这张牌时，可能脑中浮现过九哥这只老狐狸那狡黠的笑容。

这张牌，在他手中已经握了 10 年。过去的 10 年中，他一直苦心经营着这张牌。此时，牌即将打出。

第二十五章 **脑残** / 85

通常，这场不大不小的纷争该按照程序结束了。

但是，这两个江湖大哥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高估了前去谈判的两位。

前去谈判的是二龙和谢老二。这哥儿俩，大脑可能都经常性短路，把一件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儿再次搞复杂。

第二十六章 **大哥** / 125

二龙和谢老二可以把一场和平谈判激化为两大集团的厮杀；赵红兵和大虎可以把一场大家都认为肯定要弄出人命的厮杀和平解决。

差距，不是一点点儿，大哥就是大哥。

第二十七章 **李武** / 165

从张岳被处决以后，李武和赵红兵等人的关系变得疏远了些。这绝不是李武故意疏远，而是沈公子和李四俩人忒不待见李武。沈公子嘴损，见李武一次就损他一次，说的话总让李武挂不住脸。李四虽然不说话，但他却从来都不拿正眼看李武。

第二十八章 **恩怨** / 193

不管怎么着，李武和赵红兵也算是一伙儿的。赵红兵不但邀请了他，而且还邀请他带着老婆和自己坐一张桌。当年的那几个兄弟加上刘海柱，几个人坐在一张桌上。这桌儿是大堂里靠近舞台的的第一桌，是个人就知道在这桌上坐的全是赵红兵的生死弟兄。但李武的位置始终空着。

第二十九章 **相残** / 241

今天是大年夜，在这里没饺子吃。如果动起手来，这必将是当地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次火拼。因为，当时当地其他的任何一伙儿，都绝没有赵红兵这个团伙的火力。这样的热武器火拼，只会发生在赵红兵这个团伙分裂之时。

第二十三章 破茧

赵红兵、沈公子两个人终于破茧成蝶了，混到了快40岁终于成蝶了。所谓破茧成蝶肯定不是说这两人变成了蝴蝶扑棱扑棱飞起来，或者羽化成仙了，而是说这两个人终于成了主流社会乃至上流社会的一员，终于可以和一些达官显贵称兄道弟了。以前他们的名头虽然不小，但只是茧，不是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破茧成蝶

二狗曾拜读过未来学大师托夫勒著名的《权力的转移》一书，书中认为：暴力、金钱、知识三种力量是构成社会权力的基石。在这三种力量中，暴力是低等权力，金钱是中等权力，而知识是高等权力。社会越进步，主宰社会的权力就越高等。

那么，黑社会是否也有构成其权力基石的三种力量呢？如果有，又是哪三种力量呢？它们和托夫勒所叙述的三种力量的异同在哪里？是否可以“借鉴”托夫勒所描述的三种力量的关系来分析黑社会呢？

二狗认为，我国的黑社会也有构成其权力基石的三种力量。这三种力量分别是：暴力、金钱、腐败官员手中的职权。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且，暴力是低等权力，金钱是中等权力，腐败官员手中的职权是高等权力。随着社会的进步，黑社会团伙发展得越强大，所借助的主要力量就越高等。

也就是说，黑社会团伙借助暴力起家，以暴力扬名后获得金钱，通过金钱获得腐败官员手中职权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团伙在不断地壮大。到最后，借助的暴力手段越来越少，而腐败官员手中的职权成了黑社会团伙手中最主要的权力。

现在，二狗来举例分析当地黑社会这三种力量的转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刘海柱号称“单挑之王”。八十年代初在当地，他

手持一柄铁锹，率领一群好汉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好不威风。但他一直在使用最低等的权力——暴力。暴力只能用来威胁和惩罚。所以，刘海柱除了得到一个“大侠”的名头外，什么都没得到，还经常被关进局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张岳，尽管名头最响，武力之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他也只用暴力手段获得了金钱，却基本没有获得腐败官员手中职权的支持。所以，他不但遭到了严春秋的毒打，而且最终被正法了。其原因就是，金钱只是中等权力。

迈入二十一世纪，赵红兵、李武等人已懂得了如何运用“高等权力”，懂得了如何去拉拢腐败官员，并利用他们手中的职权。所以，尽管李武的名头远没有刘海柱、张岳般如雷贯耳，但不可否认的是：李武的团伙，不但比刘海柱当年的团伙高等，而且比张岳的团伙也要高等。

李武是黑社会，真正的黑社会，他代表着黑社会的最高阶段。在本书的第四部中，折腾得最欢的不是赵红兵、李四、沈公子，而是李武。因为，赵红兵等人都曾无数次被鲜血浇灌，所以此时的他们根本无需再用血腥来证明自己。

三种力量的转移过程，也反映了从古典流氓、拜金流氓到黑社会转变的全过程。三种力量的转移，二狗却写了四部小说。因为，第三部体现了当地拜金流氓向黑社会转型的一个巨变。在这个巨变中，张岳倒下了，赵红兵活了下来。

光阴荏苒，一晃 2003 年就到了。整个市里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在开工。步行五分钟，肯定能看见一个新工地。一条条新的道路开通，一处处新的楼盘拔地而起。对于二狗这样不经常回家的人来说，经常有种找不着北的感觉。

赵红兵、沈公子两个人终于破茧成蝶了，混到了快 40 岁终于成蝶了。所谓破茧成蝶肯定不是说这两人变成了蝴蝶扑棱扑棱飞起来，或者羽化成仙了，而是说这两个人终于成了主流社会乃至上流社会的一员，终于可以和一些达官显贵称兄道弟了。以前他们的名头虽然不小，但只是茧，不是蝶。

“一将功成万骨枯”。混社会的，更多的是茧，不是蝶。

大家都说：“沈公子这人真是生性不变，岁数多大嘴也闲不下来。”和沈公子截然相反，赵红兵平时说话是越来越少了，也就是跟沈公子、李四、刘

海柱这样的老友还能聊聊。甚至还有人说：“赵红兵越来越像他爸了，不但行事作风越来越像，而且长得也越来越像了。”

赵红兵有点儿少白头，刚刚 40 岁的年纪，鬓角的头发全白了。究竟赵红兵的头发是哪一天变白的没人知道，反正大家都记得张岳刚没的时候他还是一头乌发。就这么两三年的工夫，怎么他这头发就刷刷地白了呢？

沈公子说：“以前红兵天天跟张岳混在一起，省心，现在红兵成天跟官员在一起吃饭喝酒，费心。”

赵红兵的回答是：“操！我这是被你烦的。”

公司里的大事小事几乎都被沈公子一个人包了，赵红兵就负责拍拍板，再就是陪人吃饭聊天打打球，至于把头发都愁白了吗？

2003 年大年初一凌晨五点，天灰蒙蒙的，还没亮。被清洁工清扫过的黑黢黢的马路旁边白雪皑皑，雪上还有夜里放过的鞭炮留下的红色纸屑，耳边还能听到这个城市各个角落的零星鞭炮声。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大年初一凌晨五点，谁出来逛街啊？

别说，还真有！

一个高大挺拔的男人沿马路右侧疾步快行，嘴里不断地呼出白色的热气。看他疾走的样子似乎有急事儿，但看他的表情又似乎没什么大事儿。这个男人的鬓角几乎全白了，脸上也出现了上了点儿年纪的男人特有的那种竖条皱纹，但是从他的一双眼睛中，还可以看到无尽的活力。

东北人冬天必穿羽绒服，但这个男人却穿了一件很旧但洗得干干净净的黄色军棉袄。

这个男人快步走时，左手插在右臂的袖管里，右手插在左臂的袖管里。这个姿势被国人称为东北农民的标志性动作，但这个男人却不是农民。他不但不是农民，而且还是这个城市最有名的社会大哥。他的这个姿势，应该是从他的农民爷爷那里学来的。当然，也有可能，他是为了遮挡他那已经几乎完全残废了的右手。

在这个男人身后处五米，有一辆和他步速完全一致的缓缓行驶的黑色沃尔沃轿车。是个人就看得出，后面的那辆黑色沃尔沃是这个身穿黄色旧军棉袄的男人的跟班儿。

对，这个男人就是赵红兵。几年了，每天早上 4:30，赵红兵一定会起床锻炼身体，风雨无阻。他锻炼身体的方式也很奇特:快步走。他不跑步，只快步走。当然，他快步走的步速完全抵得上常人的慢跑，但他却一步都不跑。

每天，赵红兵都会从位于市中心的家中出发，先走到西沙坨子，然后走到市六百货，再走到火车站附近，然后回家，总是如此。赵红兵每天步行超过 10 公里，简直要绕半个城市。

同样是大年初一凌晨 5:00，二狗的表弟和二狗喝了一夜酒，两个人骑着摩托车在空旷无人的马路上飞驰。迎面，二狗看到了赵红兵。

二狗让表弟停车。

“二叔，又起床锻炼身体了？我还没睡呢，和我表弟喝了一夜酒。”二狗在凌晨时已经给赵红兵电话拜年了，所以就没再问好。

“嗯，今天快锻炼完了！”赵红兵说着话，脚下一步没停。

“真他妈的冷！”二狗说，他的手指头都快冻僵了。东北春节时的清晨，起码零下 25 度。

“冷吧？怕冷你毕业以后去南方，那地方暖和。”

“暖和？去海南岛工作或许暖和吧。”二狗说。

“呵呵，沈公子不是在三亚买了两套别墅嘛，他说他老了以后就去那儿养老。”

“他买了，你为什么不买？”

“他说那两套里有一套是我的，但是我从来没去看过。”

“为什么不去看看自己在三亚的房子？”

“故土难离啊，我还是喜欢咱这儿的一亩三分地。故土难离。沈公子漂泊惯了，或许他喜欢那样的生活。”

“可咱这儿太他妈的冷了。”二狗又说，他觉得耳朵都快冻掉了。

“冷，不好吗？”赵红兵问二狗。

“冷有什么好？”

“来，我给你讲个道理！”赵红兵笑着停下了脚步，身后的那辆黑色沃尔沃同时也停下了。

“什么道理？”

“我喜欢生活在四季分明的地方，你呢，二狗？”

“我喜欢四季如春的地方。”

“嗯，这就是我们人生观的不同。”

“为什么这么说？”

“现在是隆冬，的确是冷，但是你只要想想，马上就要到暖春了，就会觉得有盼头。春天过了几个月，又到了夏天，你又觉得天太热了，但是想想马上又到凉爽的秋天了，又会觉得有盼头。这有点儿像人生，春夏秋冬都要经历经历，冷冷暖暖都得尝试尝试。人生的挫折与成功有谁没遇到过呢？这都是人必须经历的。假如春天是成功、冬天是失败，那么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总在过春天。”

“嗯……”

“人生有成功与失败，就像是季节有春夏秋冬一样正常，关键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在你失败时，只要你不气馁，以积极的心态坚信成功即将到来，那么，成功或许真的像春天必将到来一样接踵而至；在你成功时，你忘记了这世界上还有冬天、还有失败，那么真正到了冬天，或许你就没了那过冬的棉衣。”

“二叔你说的有道理！”二狗由衷地赞叹——二狗就没见过哪个混子能把话说得像赵红兵一样有逻辑、有水平。

“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这才是人生嘛！不折腾折腾哪叫人生啊。咱这里，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挺好。”赵红兵又开始了快步走。

二狗有点儿跟不上赵红兵的脚步。

赵红兵不经意说的这番话，无数次激励了低谷中的二狗，也无数次敲醒了沉浸在成功喜悦中的二狗。

“今天几点到我家拜年？”赵红兵回头问了一句。

“十点。”

“好！”

二狗知道，每年的大年初一早上 10:00 到下午 3:00，赵红兵家可能是全市最热闹的地方。因为，赵红兵的结拜兄弟、小弟、社会上的朋友、公司里的直系下属都会去赵红兵家拜年。下午三点，大家吃顿团圆饭，大醉一场。

黑社会成员讲究这个。

而且，在近两三年，大年初一又有了让各位兄弟不得不去赵红兵家的新内容：张岳的儿子，也就是赵红兵的干儿子，会在大年初一去磕头、拜年。

张岳没了，但是张岳留下了儿子。张岳活着的时候对待任何兄弟都不薄，现在，到了大家对张岳儿子不薄的时候了。

二狗十点到赵红兵家中时，一楼的客厅里起码已经坐了 20 几个人。人已经坐不下了，有的坐在沙发的沿上，还有的干脆坐在客厅中间的地毯上。客厅的角落，坐着四个大呼小叫打麻将的人。

打麻将的四个人是小纪、孙大伟、沈公子和李四。平时这哥儿四个都挺忙，根本没时间聚在一起打麻将，但今天是大年初一，这哥儿四个一大早就来到了赵红兵家，没什么事儿干，就摆了桌麻将。

小纪虽然早已脱离了江湖，但是还常年和赵红兵等人混在一起，被大家认为依然在混社会。此时的小纪依然在神神道道地搞文物生意，他经常在某段时间忽然发大财，也会在某段时间挺落魄。就算是赵红兵、李四这样跟小纪多年的战友和朋友，也不知道小纪究竟在干什么。大家都只知道，远离了江湖恩怨的小纪日子过得很开心。有趣的是，小纪始终留着当地江湖中人标签似的、像是刚被劳教完的犯人那样的青茬发型。

以往打架最衰、最不成气候的孙大伟生意做得倒还不错，虽然被赵红兵等人认为是最不适合混社会的人，但孙大伟一向以“社会大哥”自居。赵红兵等人在场时，孙大伟从来不敢多说话，但在外人面前，孙大伟凭借其已经接近“羽化成仙”的装逼功力，总能糊弄倒一群人。

李四在回当地以后名声大震，主要原因是当地流窜在广州的、曾有求于李四的大小混子对李四在广州的“能量”大加吹捧。江湖中人普遍认为李四是当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海归混子”，在南方打出了家乡人的威风。而且还有人说：李四虽然犯了大事跑回来了，但是他其实在广州还有生意。他之所以在当地开了洗浴中心和海鲜酒店，是为了洗钱而已。二狗不大认同这个观点，李四是个通缉犯，通缉犯还有必要洗钱吗？

沈公子不但本色不变，而且完全把能说会道的基因遗传给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活脱脱的就是个沈公子的翻版，虚岁才三四岁，普通的十来岁孩子根本说不过他。奇怪的是，他从小生活在一群东北人中，居然说着一口和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爸爸一样的北京话。现在，由于那口地道的北京话，他在小伙伴中的绰号叫“小北京”——沈公子连他的绰号都传给儿子了。

这哥儿四个坐在一起打麻将，忒有特色了。孙大伟、小纪、沈公子三个人边打牌边大呼小叫地斗嘴，别人连话都插不上，而李四则始终一言不发，驼着背像是要睡着了一样眯着眼睛看麻将牌。李四这人忒不爱说话，就连和牌了也懒得说一声，只是推倒牌表示自己和了。沈公子等三人把注意力都放在嘴上了，根本不注意牌局，所以，总是看起来要睡着了的李四和牌。一会儿工夫，李四的面前已经摆了两万多块钱。

“四儿，你也太狠了，都是亲兄弟打麻将，你下什么死手啊！”沈公子输得龇牙咧嘴，开始用自己那嘴转移李四的注意力了。

李四看着沈公子笑笑，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继续眯着眼睛专心致志地打牌。

“四儿这人从小就狠。我听他战友说，以前在老山前线时，四儿和班长起了冲突，结果四儿一脚把班长的小腿骨给踹折了，那时候四儿入伍还没几天。你说说，这四儿得有多狠，对战友下手跟对越南人一样……有没有这事儿啊，四儿？”小纪看沈公子一个人分散不了李四的注意力，也开始骚扰了。

李四也不理会小纪那一套，根本没回话，把牌一推，又自摸了。

“哎呀我操！没法玩儿了，四儿你太狠了！我去厕所。”小纪跑去上厕所了。

趁小纪上厕所这空儿，李四眯着眼睛一张一张地慢慢数着自己面前的那一摞百元大钞。李四数钱的动作极慢，大概两秒才能数一张。看似是在数钱，其实是在气孙大伟和沈公子。

“四儿，你别数钱，打麻将就忌讳数钱，数完肯定输！”沈公子说。

李四继续保持脸上的微笑，还是不说话，以两秒一张的速度慢慢地数钱。

孙大伟和沈公子发现对李四的骚扰无效，开始八卦了。

“昨天和小纪我俩去黄老破鞋那儿了。”孙大伟说。

“你俩去那儿干吗？”沈公子问。

“去黄老破鞋那儿还能干吗啊？”

“嫖娼啊？”

“别说那么难听！”

“操！现在小纪也被你带去那种地方了？”

“切，小纪现在自己也去！”

“不信！”

“真的，昨天我俩去了，然后找黄老破鞋给我们安排了两个小姐。一个小姐一看小纪那发型就害怕，问小纪：‘大哥，你是黑社会吗？’”

“小纪怎么说？”

“小纪说：‘我不是黑社会，但是我刚从山上下来。’”刚从山上下来的意思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

“然后呢？”

“那小姐说：‘大哥，我就喜欢从山上刚下来的，猛，特别猛。’”

“然后呢？”

“过了一会儿，我完事儿出来时看到了那个陪小纪的小姐，我问她：‘我那个刚从山上下来的兄弟猛吗？’”

“她怎么说？”

“她说：‘你那刚从山上下来的兄弟温柔，真温柔，连那东西都特温柔……’”

“哈哈……”连李四都笑了。

这时候，高欢走过来了。

“你们几个男人注意点儿吧！大人小孩在这里一屋子，你们却在这里聊嫖娼！”高欢说。

“不聊嫖娼聊什么？难道我们聊卖淫啊？”沈公子一脸无辜地说。

“你卖去，有人买吗？”孙大伟说。

“有！”沈公子说得斩钉截铁。

“谁啊？”

“我老婆。”

“她还用买啊？”

“我每天在外面忙工程，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全是她一个人，对家里贡献最大的就是她。我没别的办法报答她，只能用我的肉体……”

“操！”孙大伟被沈公子说得有点儿抓狂了。

这时小纪从洗手间出来了。

“纪东海，快！”沈公子喊。

“急什么！”

“该你上钟！”沈公子说。

洗牌，大家坐定，又开始新的一圈麻将，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这时，门铃又响了。

李武来了。

看到李武进来了，刚才有说有笑、大吵大闹的四个人都不说话了，都低头打着麻将，没人跟李武打招呼。

大家都烦李武。尽管李武在张岳死后混得风生水起，不过这哥儿几个是真不待见他。

烦归烦，李武是来拜年，赵红兵总得跟李武打招呼。

“大哥，过年好！”

“过年好，过年好！”赵红兵再烦李武，面子上总得过得去。

“大家都在啊！”李武看到了在客厅里打麻将的沈公子等四个人。

“沈公子，过年好啊！”李武走过去拍了拍沈公子的肩。

“你光给我拜年，也不给我磕头，那可不成啊！”沈公子头都没回，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

“磕头？可以啊，就怕你给不起我压岁钱……呵呵！”李武被沈公子说了一句，有点儿不好意思，只想随口开个玩笑混过去。

“四儿，给他压岁钱，让他磕！”沈公子向对面的李四说，还是头也不回。

李四头也不抬，继续笑，还是不说话，专心打牌。

这时，沈公子的上家孙大伟打了个“八万”，沈公子激动地拿出个“七万”和“九万”大吼一声：“吃！”

沈公子忒激动了，两只手一起用上了：左手攥着一个“七万”，右手抓一个“九万”。

就在沈公子刚把“七万”和“九万”放倒在桌子上时，一声低沉的男中音传来，声音不大，但是很有力：“杠！”

李四杠了“八万”。

沈公子手里攥着“七万”和“九万”往桌子上用力一摔，指着李四说：“你们姓李的，就没一个好人！”

李四伸出手来从沈公子面前拿过那张“八万”，眯着眼睛看着沈公子大笑。李四的笑很有特点，即使是大笑，也不出声，只是浑身上下抖。

沈公子这指桑骂槐忒明显了，是个人都听出来了：沈公子肯定不是在说李四，而是在说，李武不是好人。

二、你敢打我？！

听了那句“姓李的没一个好人”后，李武笑笑，没搭话。

这时，赵红兵家的门铃又响了。

李洋带着张岳的儿子来了。

赵红兵家中那群刚才还在大喊大叫的江湖中人都停了下来，连打麻将的沈公子等四个人也停下了手头的麻将。

赵红兵拉开门，就看见了依然幸福的李洋。张岳的儿子从李洋的背后走出来，几步走到赵红兵跟前，下跪，磕头。

“干爹，给你拜年了。”

“好儿子！”赵红兵笑着拿出了红包，红包里包着存折。

“谢谢干爹！”张岳的儿子站了起来。

张岳的儿子和张岳像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张岳的儿子和张岳一样白白净净，长着和张岳一模一样的一双大眼睛。只不过，这孩子的眼中是纯净的，没张岳眼睛中那摄人心魄的寒气。

“怎么样？学习好吗？”赵红兵觉得张岳的儿子学习差不了。

“还行，还没上学呢，就已经认识 1000 多个字了，英语也不错。”李洋替儿子回答。

“好，好，好！”看着干儿子，赵红兵格外开心，连说了几个“好”。

这时，对张岳感情最深的孙大伟放下了手中的麻将牌，也走了过来。

孙大伟蹲下捏着张岳儿子的脸蛋说：“这孩子长得真精神，真像张岳，将来长大了，一定和他爹一样！”

众人皆被孙大伟这句话雷倒。大过年的，孙大伟这是说什么呢？和张岳一样？张岳被他妈的枪决了。

孙大伟说完这句话也觉得颇为不妥，抬头看了看赵红兵。

赵红兵正对他怒目而视。

“我，我不是那意思……”孙大伟说话吭吭哧哧。

“行了，行了，人齐了，吃饭去吧！”赵红兵赶紧转移话题。

“不行，不行，你们先去，我还要再捞捞，我输惨了！”小纪在麻将桌上大喊。

“捞？”李四看着小纪笑笑。

只见李四抓起摆在自己面前的两万多块钱，站起身走向了李洋。

“拿着，这是小纪、大伟、沈公子他们三个给你们家孩子的压岁钱。”李四说。

李洋笑着接过了钱，根本没客气——跟这几个人，不用客气。

沈公子感慨了一句：“这钱输得舒坦，四儿你真是会做人！”

李四无论是做事儿还是做人，总会让自己的朋友觉得很舒服，让自己的仇人连觉都睡不好。

沈公子夸完李四，转头看着李武说：“一会儿去吃饭，你也去吗？”

沈公子这话简直就是废话，李武来就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吃饭喝酒的。沈公子问这话的目的就是让李武不舒服，就是告诉李武：我烦你，你去干吗？

接连被沈公子挤对的李武听到这句话，显然也火了，说：“嗯，我一会儿得去我哥家看看。你们吃吧，我先走了！”

赵红兵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伸手拽了拽李武的胳膊说：“别呀，吃完再走，吃完再走。”

“嗯！那就去吧。”李武说。

沈公子没再说话，拿起车钥匙第一个开门下了楼。看得出，他火大。沈公子头脚走，李四后脚就跟上。李四虽然没说话，但是用行动表示他支持沈公子，他俩是一伙儿的。

赵红兵、李洋等人都乐了。就沈公子这脾气，就算到了五十岁还得这样。沈公子这人的确是人中龙凤，比谁都聪明，但是有时候他的行为和七八岁的孩子没什么区别。

赵红兵、沈公子等人开着车一起去了李四的海鲜酒店。高欢和李洋没去。

这是男人的聚会，是一群雄性激素过剩的男人间的聚会，女人和孩子去，有点儿不合时宜。

曾经有人评价李四开的海鲜酒店是当地的黑社会分子聚集地，二狗觉得这话一点儿没错。先别说经常来这里吃饭的其他社会大哥，光赵红兵、李四、李武、费四他们几个和他们的小兄弟，就常年把这里当成自己家的餐厅。

尽管这样，李四的海鲜酒店生意还是一样的火。因为黑社会和普通小混混不同，黑社会一般情况下基本不会对和自己无冤无仇的圈子外的人动手——来这里吃饭，安全得很。而且，酒店的老板是李四，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来李四的酒店闹事儿？

赵红兵等人奔赴饭店的车队里，有沃尔沃，有凌志，还有刘海柱那醒目的奔驰……

十几年前，他们这群人，他们这哥儿几个，在干什么？在骑着自行车，你十块我二十块地凑钱去喝一顿酒，动辄最后结账时就还差几十块钱，需要挂账。

现在，大大不同了。当然，这得益于他们的“奋斗”，但，更得益于社会的发展。正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给了赵红兵、沈公子这样的人发财的机会。即使是赵红兵、沈公子这样的人不去混社会，二狗相信生活也一定不会比现在差多少。

2003 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是个手机普及、电脑普及，信息已经高度发达的中国；是个女孩子的裙子已经短得不能再短了的中国；是个只要努力拼命，就肯定能有口饭吃的中国。四个字：生机勃勃。

此时的东北，经历了改革的阵痛后，形势已经略有好转。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多数都找到了出路——即使所谓的出路也就是在自己家门口开个小商店、小饭店，但温饱总是能保证了。当然也有些有技术的工程师、技术员，南下去了苏州、无锡、宁波，在那里的工厂里找到了自己新的岗位，而且，工资比在东北时起码高出了三四倍。

李四的酒店里很是热闹。大年初一，两层楼几乎所有的桌子都满了。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赵红兵起身端起酒杯，例行公事开始说祝酒辞了。

“能不能换点儿新词啊？”小纪起哄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